

# 鲁迅的元旦

姜颖波

## 史话

元旦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,对于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。鲁迅,也不例外。

鲁迅一生对逢年过节抱着淡然处之的态度,他认为:“过年来没有什么深意义,随便那天都好,明年的元旦,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不同,不过给人事借此时算有一个段落,结束一点事情,倒也便利的。”鲁迅曾对日本友人说:“中国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,不知如何是好,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。但既说是新年,炖只鸡吃吃,是个好主意罢。”

其实,鲁迅对元旦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无所谓。“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写作上了”,这是鲁迅的自白,也是他的真实生活,即使元旦也不例外。许广平曾回忆道,每逢年末最后一天,鲁迅必做两件事:一是整理、存放当年的日记;二是挂好新一年的日历牌,然后点燃香烟,在藤椅上休息且思考:这一年做了哪些事?发现有该做而未做或有遗憾者,就“万分不自在”,决心新年加倍努力补上去。

1912年民国元年的元旦鲁迅在干什么,鲁迅自己的文稿中没有记载,但鲁迅的学生、后来成为“副刊大王”的孙伏园在其散文《第一个阳历元旦》中记载了鲁迅在当日的活动。这一年,鲁迅正在故乡绍兴山会师范学堂当监督(即校长,笔者注),他坚决站在“新”的一边,支持政府采用新历。孙伏园在《第一个阳历元旦》中写道:“民国元年的新年,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。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,我们的学校得到消息,说‘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,改用阳历,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。’午饭以后,校长周豫材先生(即鲁迅。笔者注)召集全校学生谈话,对于阴阳历的区别,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,末后宣布本日午放寒假以表庆祝……”此文发表在1936年元旦出版的《宇宙风》半月刊第8号上。

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,鲁迅日记24年未中断,其中元旦日记23则,内容大同小异:或上街购书、或闭门著述、或访朋会客、或观看影剧,可谓丰富多彩、充实有序,忙得不亦乐乎。其中有5个年份的元旦,鲁迅记得相对详细。

1913年元旦,栖居北京的鲁迅在日记中云:“一日,晴,暖。例假。上午得二弟信,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。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,但人多耳。回看杨仲和,未遇。夜以汪氏、孙氏两辑本《谢承书》相校,尽一卷。”元旦也是当年的“共和大纪念日”,内务部礼俗司设在先农坛的古物保存所免费开放,游人甚多。素来看重文物的鲁迅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。

1914年元旦,鲁迅日记载:“一日,晴,大风。例假。上午徐季孙、陶望潮、陈墨涛、朱焕奎来,未见。杨仲和馈食物,却之。午后季市来。往敦家胡同访张协和,未遇。遂至留黎厂游步,以半元买‘货布’一枚,又开元泉一枚,背有‘宣’字。下午宋守荣来,未见。晚得二弟信,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。”日记中徐、陶、陈、朱、宋等人,应该是鲁迅在京时的同事或朋友,而鲁迅“未见”,说明双方并未预约,是不速之客了。”

1925年的元旦,鲁迅很“纠结”。这天,鲁迅写下了这样的日记:“晴。午,伏园午餐于华英饭店,有俞小姐姊妹、许小姐及钦文,共七人。下午往中天看电影,到晚归。”从一些史料中可查,日记中的“许小姐”并不是许广平,而是另一位叫许羨苏的女子。许羨苏、许广平以及俞氏三姊妹(指俞芬、俞芳、俞藻。笔者注)都是鲁迅很要好的异性朋友,经常聚会,鲁老太太,也很喜欢她们。元旦这天,鲁迅与她们在一起吃饭、看电影,而“晚归”于深夜之时,鲁迅心中不免寂寞起来。于是,提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诗——《希望》,“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,作《希望》。”

1933年元旦,鲁迅收到《东方杂志》新年特大号,于是当夜作了一篇短文《听说梦》。这一年的元旦,鲁迅还写了《二十二年元旦》这首诗:“云封高岫护将军,霆击寒春灭下民。到底不如租界好,打牌声里又新春。”通过描写人民生活的苦难,表现对国家、民族深切的爱,对人民大众深切的同情,对不顾民族危亡的统治者强烈的愤慨。

1935年元旦的下午,鲁迅“译《金表》开手”。《金表》即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《表》。鲁迅在给萧军、萧红的信中写道:“新年三天,译了六千字童话,想不用难字,话也比较的容易懂,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,每天弄到半夜,睡了还做乱梦……”鲁迅在元旦这天不休息而辛勤翻译这篇童话作品,意图很明显,就是要给像海婴这一代的孩子,提供一些健康的文学读物,由此足见鲁迅对于孩子们的爱心。

“细节决定命运。”鲁迅这样过元旦,真是令人感慨万千,从中亦可感知鲁迅终成一代大师的心路历程。



## 寻踪

### 俞家骥与张大千的翰墨缘

俞昌泰

一生爱好书画及收藏的绍兴人俞家骥(1877—1968),交友甚广,既有政界、军界、商界的朋友,亦有文化艺术界的好友,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有俞明震、傅作义、商震、俞陆云、陈半丁、俞纪琦、俞人凤、黄郛、张泽(字善孖)和张爰(号大千)兄弟等。其中,善孖和大千兄弟与他的交道尤为深厚。

1926年4月,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派部将石友三、韩复榘进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地盘大同、天镇等地,大同守将为傅汝钧,天镇守将是傅作义。当时,俞家骥任职大同县知事,兼城防副司令。冯军攻势十分猛烈,整天以飞机、大炮轰炸城内,并挖掘地道,安装炸药炸城。好在同大同城墙十分牢固,冯军攻城两月有余,双方死伤无数,晋军依然坚守,但城内粮食奇缺,对百姓造成的困难尤其之大。恰逢俞家骥的好友张善孖从奉天途经大同回四川奔丧,因战乱而受困城内。善孖眼见百姓遭殃,又因与石友三有旧交,因而自动请命出城调解,劝阻双方停火。当年善孖已是知命之年,用绳索缒城上下,甘冒生命危险,往返数次,最终达成停火,解救了一城百姓,功不可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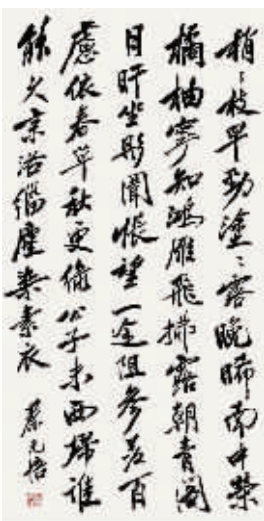
1936年,张善孖与俞家骥在北平相聚,回忆起当年之事,俞即请张绘《云中缒城图》一幅,并先后请俞陆云、傅增湘、许宝衡、傅岳葵等十二位名家题跋。张大千因其兄的引见,与俞家骥遂成莫逆之交。

张氏兄弟或合作或单独赠送给俞家骥的书画作品较多,除《云中缒城图》以外,尚有《虬龙天蛟》、《秋山白骏》和张大千精心制作有书有画的扇子等。

据俞家骥长子俞斯昭在《载波浮沉》中记述:“大千先生为善孖先生胞弟,因此与老父又有一段文字因缘。大千先生在京时,留给我家的书画不少,中有几幅美人,尤见功力。大千先生晚年在台多作山水;至如淡墨仕女,当是兴之所至,偶一为之,传世较鲜。惜亦为浩劫卷去,不知所终?”

丁丑六月二十二日(1937年7月29日),旧京蒙尘,日寇入侵未及竟月,大千先生滞留颐和园中。是日,在德籍友人海斯乐波援手下,把妇孺老幼全撤到城外,他暂留园中。是时,人心惶恐,但大千却泰然面对,反而取“大风堂”制扇笺,精心绘写作品赠长辈俞涵青(俞家骥字涵青)。成扇一面为细笔山水人物,青绿设色,没骨,布景简洁却用笔精细,青绿设于金笺上,气派富贵又别具几分清雅;另面乃行书录近赋《鹧鸪天》词一首,词曰:“布衣青鞋老不休,玉龙弹指涌琼楼。桃花有意忘秦汉,雪羽无心逗阮刘。寻洞口,觅扁舟,天公狡狴,助清游。山中胡麻饭,底事花开即白头。”张大千在书作之后盖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闲章。并题“春仲雁宕游归,天台道中,雪里见桃花。赋此调寄《鹧鸪天》,书呈涵青社长正拍。丁丑夏日,弟爰。”从书画上反映出画家的心情,仍毋急躁,精神心思俱寓于扇笺上的天地方寸之间。大千在北平陷落,家眷撤离,独居危城时,尚不忘以书画向自己尊重的长辈朋友(大千在《虬龙天蛟》的落款中尊称俞家骥为“涵青老长兄”)表明心迹的做法,足证他俩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。

## 人文



蔡元培行书作品。

### 学界泰斗 昌明书法

周惠斌

蔡元培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面飘扬的旗帜和各界敬仰的导师,毛泽东曾以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八字,高度赞誉其卓越思想和高尚的人格。林语堂学贯中西,在评论蔡元培时说:“论资格,他是我们的长辈;论思想精神,他也许比我们年轻。论著作,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;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,他比任何人大。”寥寥数语,言出心衷,公允绝伦,令人信服。

蔡元培(1868—1940),字鹤卿、孺民,出生于今浙江绍兴笔弄,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、文学、美术,历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央监察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。蔡元培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,最早将“美育”一词引入中国,并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书法研究会,鼓吹“昌明书法、陶冶性情”,建议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设立书法专科,将书法纳入美学教育范畴,为高校的书法学科建设和民国的书法发展,创设学术氛围,提供理论支撑,居功至伟。

身为前清翰林,蔡元培却不以书法名世,严格来说,他的小篆、行书,与明清科举考场上要求书写规范大方、美观整洁的馆阁体相去甚远。其故交钱玄同为之戏谑道:“前清考翰林,字必须写得好看才能考中。蔡先生的字这样蹩脚,是如何考得翰林的?”蔡元培不以为作:“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,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,所以中试。”马叙伦在《石屋续谈》中亦记载:“其人翰林也,试者得其卷大喜,评其文盛称之,而于其书法则曰‘牛鬼蛇神。’”

然而,蔡元培旧学功底深厚,学识修养渊博,思想境界阔远,他“六岁习字”(《自写年谱》),虽疏于楷书,却精研山谷体,不囿古今,兼容并蓄,亦旧亦新,自有法度。其小篆古拙奇朴,行书不循常轨,如铁干铜枝,似高峰奇石,以刚劲奇崛著称。体现在书法格调上,不矫揉,不造作,不媚俗,气息清新,雍容大度。行书作品《录谢眺<酬王晋安德元诗>》,结体左低右高,略呈斜势;用笔提按顿挫,徐疾有致;线条纵横洒脱,圆融厚劲;布局疏密得当,虚实兼顾;通篇行气贯通,顾盼生姿;书风质朴自然,疏朗宽博,一扫科举体制下书坛的规规矩矩,自出机杼,独具个性,显示出非凡的学术修养、人格品行和美学思想。

蔡元培为人处世“和平敦厚,蔼然使人如沐春风”(柳亚子语)。晚年寓居上海,以读书写字为遣,即便索序题词者众,总是欣然允诺。故其诗词书法、尺牍手稿存世较多,尤其是行书、信札等,1981年浙江图书馆有影印本《蔡子民先生手札》,1988年启功与牟小牛则编纂出版《蔡元培先生手迹》,从中窥一斑而可知全豹。蔡元培的书法近年来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颇受青睐。2009年,《行书七言诗》立轴以33.6万元成交;2010年,《行书八言联》以123.2万元拍出,反映出世人对其书法的喜爱和追捧。



## 越地春秋

绍兴市柯桥区史志办公室 主办